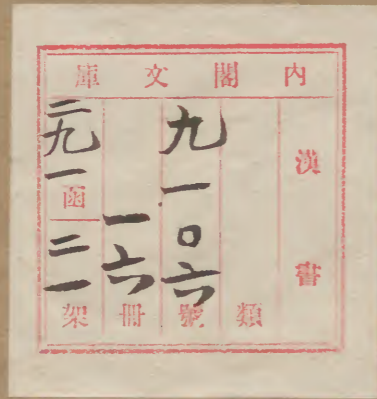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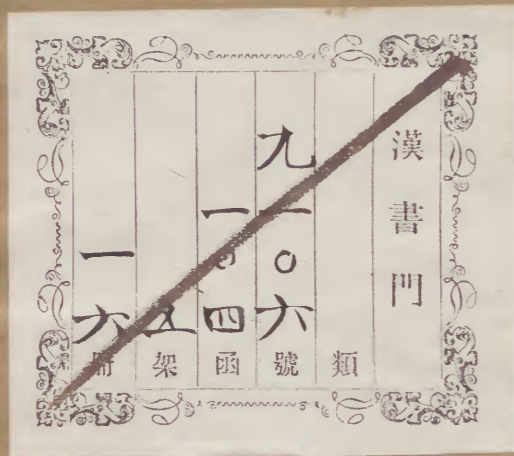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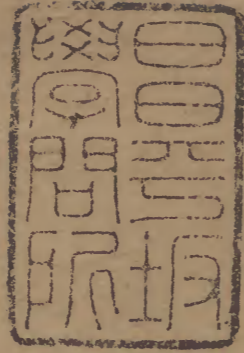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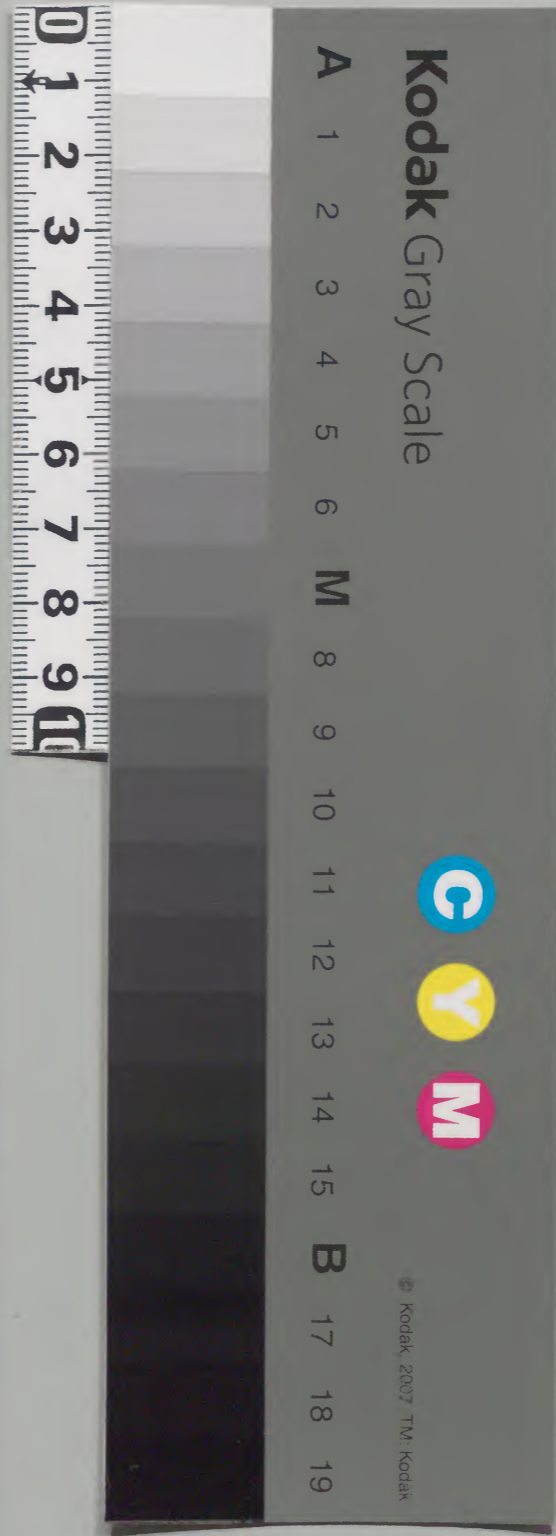


河防一覽 五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06
冊數	16 ( 5 )
函號	291 88





河防一覽卷之五

淺草文庫

河臣潘奎副輯

壬事王元命  
副使曹時聘校訂

運同陳昌言編次

河源考

夏書禹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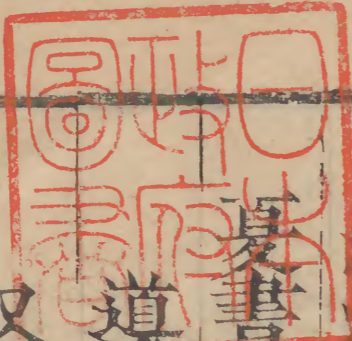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

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蔡傳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龍門經但

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





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  
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  
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  
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  
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  
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  
可考自大伾而下堤岸高于平地故決齧流  
移水陸變遷而洛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  
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

迹則猶可考也

### 西漢書西域志

西域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下一  
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  
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  
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  
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 山海經

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



有清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  
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  
里一大曲發源及中國大率常然東流潛行地  
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  
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  
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  
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地流過朔方郡西  
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  
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從東  
於北入河東即龍門所在龍門未開河出孟門  
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至華陰潼  
關與渭水合又東迴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  
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今陝州東河北陝  
縣三縣界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洛水合  
成臯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  
河渡正對成臯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  
黎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絳水亦曰潰  
水一曰漳水鉅鹿之北遂分爲九河鉅鹿今邢



州大陸所在大陸澤名九河一曰徒駭二太史  
三馬頰四覆釜五湖蘇六簡七絜八鉤盤九鬲  
津又合為一河而入海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  
居故館陶具邱廣川信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  
九河舊跡猶存漢代河決金隄南北多罹其害  
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  
班固云自茲距漢已亡其八枝河之故瀆自沙  
邱堰南分也出焉故尚書稱導河積石至于龍  
門今絳州龍門縣界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  
東至于孟津在洛北都道所奏古今以為津東  
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今鞏縣在河洛合流之  
所也大伾山今汜水縣即故成臯也山再成曰  
伾北過水至於大陸其絳水今冀州信都大陸  
澤名今邢州鉅鹿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海是也同合出九河又合為一名為逆河逆行  
也言海口有潮汐潮以迎河水

元史河源記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



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  
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  
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  
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  
皆推本二家其說恠誕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  
漢唐之時外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  
往不無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  
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  
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

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  
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  
曰殺馬關林麓窮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  
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  
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  
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  
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  
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  
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吐蕃



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渙散弗可逼視  
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  
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日河源在中  
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  
雲南麗江宜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  
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  
入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  
火敦腦兒郡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  
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

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  
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來南名忽闌又水  
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  
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日忽闌河源出自  
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  
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  
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為  
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  
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



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  
 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  
 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  
 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  
 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  
 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日自渾水東北流二  
 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源自  
 南山西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  
 北流一百餘里過即麻哈地又正北流

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西正印  
 流一百餘里又折西而東流之崑崙山下番  
 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  
 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家即闊闊提  
 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而闊  
 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  
 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  
 水過之思本日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谷  
 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



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  
 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益散漫獸有髦牛野馬  
 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  
 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  
 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日哈刺河自  
 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  
 本日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  
 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

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  
 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  
 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  
 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  
 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  
 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  
 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  
 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  
 入河思本日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



流與鵬梭河合鵬梭河源自鵬梭山之西北  
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禮塞塔失地與黃河  
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  
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  
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  
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  
石州來羗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  
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  
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

北流一百餘里過站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  
灇河合湟水源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  
里注浩灇河浩灇河源自剛丹州之南剛丹  
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  
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  
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  
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  
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



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  
 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  
 必赤里也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北流過達地  
 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  
 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  
 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  
 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  
 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  
 德州茂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

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  
 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  
 流三百餘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  
 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  
 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  
 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  
 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  
 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  
 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



太華太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  
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  
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  
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  
至河中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歷代河決考

周定王五年河徙砮磔

晉景公十五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  
流晉君召伯尊伯尊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  
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  
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

左傳曰  
伯宗

漢

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



元光三年春河水從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

元帝永光五年冬十二月河決初武帝既塞宣房

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

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歲

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河決東郡金堤灌四郡三

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壞官亭廬舍且四萬

所

河平三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

乃成

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灌縣邑

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新莽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

恐河決為元城塚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

水故遂不隄塞

唐



玄宗開元十年博州河决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

昭宗乾寧三年夏四月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决為二河文城而冀為害滋甚

後唐

同光二年秋七月唐發兵塞决河先是梁攻楊劉决河水以限晉兵梁所决河連年為曹濮愚命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晉

天福二年河决鄆州四年河决博州六年河决滑州

開運三年秋七月河决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漢

乾祐元年五月河决魚池三年六月河决鄭州

周

廣順二年十二月河决鄭州滑州周遣使脩塞周主以决河為憂王浚請自行視許之周塞



卷五  
十三  
決河三月澶州言

天福十一年黃河自觀城縣界楚里村隄決東北經臨黃觀城兩縣

宋

太祖乾德二年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三年秋大雨

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渾橋梁澶鄆亦言河決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

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邱

七年河大漲感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

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  
淮泗水勢悍激浸迫州城

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隴埽

四年又壞王公埽並許詔發兵夫完治之

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

圖村河水決溢明年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

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

成又決于州東南李氏灣環城數十里民舍

多壞又請徙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

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埽地益削河勢高民屋

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

六年乃詔徙州于陽信之八方寺

七年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

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

山旁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漫溢州城歷澶濮

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

州邑罹患者三十二

仁宗天聖六年六月河決澶州之王楚埽



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于社婆村廢鄆州  
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

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壠埽

慶曆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壅議者請開  
六塔以披其勢

嘉祐元年夏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

河不能容是夕復決令三司監鈇判官沈立  
往行視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

棗強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善埽

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

館陶永濟清陽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  
月溢衛州王供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  
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

十年五月滎澤河決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



之是歲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  
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于澶州  
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  
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  
北清河入于海

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淮之始

本年八月又決鄭州滎澤

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  
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

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

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

五年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堤  
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  
溢入利津陽武溝刀馬河歸納梁山灤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

八年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  
往東出小吳之決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  
元符三年四月河決蘇村



徽宗大觀元年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康宙  
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

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  
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

元

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  
北岸決

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役民  
二十餘萬塞之

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  
漂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成宗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塞之明年  
蒲口復決塞河之後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  
復河故道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  
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侵歸德  
府數郡百姓被災

武宗至大二年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仁宗延祐七年七月汴城路言滎澤縣六月十一日河決塔海莊東隄橫隄兩重又決數處二十三日夜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泰定帝泰定二年五月河溢汴梁三年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言初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堤將決不可修築募民修護水月隄復於近北築月堤未竟至二十

一日水忽泛溢新舊三堤一時咸決明日外堤復壞有蛇時出沒於中所下樁土一掃無遺

順帝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平地水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隄並河郡邑濟寧軍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西漕司



鹽場

五年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六年河決

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疏口  
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  
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國朝

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  
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以通運時戴村未壩

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塌場以濟之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  
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  
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

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  
禮後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  
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  
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成績侍郎金純從卞  
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築隄導河經二洪南



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至今賴之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尚書石璞侍郎  
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相繼督夫十餘萬塞  
之弗績

天順六年河溢決開封府北門滄毀官民軍舍  
弘治二年河決原武支流為三一決封丘金龍  
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  
尉氏一泛濫儀封考城歸德入于宿以布政  
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

之

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  
陳政督夫九萬治之弗績六年乃命都御史  
劉大夏平江伯陳銑役丁夫十二萬有奇一  
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  
川東入于淮一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  
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  
州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塞張秋二年告成  
自是河南歲計河夫矣



正德四年九月河決曹縣楊家口奔流曹單二  
縣達古蹟王子河直抵豐沛舟楫通行遂成  
大河

五年二月起工修治至五月中雨漲掃臺衝  
蕩不克完合

八年七月河決曹縣以西娘娘廟口孫家口  
二處從曹縣城北東行而曹單居民被害益  
甚是年驟雨漲娘娘廟口以北五里焦家口  
衝決曹單以北城武以南居民田廬盡被漂

沒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  
舉莊衝鷄鳴臺

七年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餘里河道都御史  
盛應期奏開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

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闌面  
九年河決塌塲口衝谷亭水經三年不去  
十三年又淤廟道口都御史劉天和役夫一  
十四萬濬之



是年河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河南夏邑  
縣大丘田村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  
縣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尋亦塞  
十九年河決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  
洪大涸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  
道引水出徐濟洪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  
歲尋淤

四十六年決曹縣衝谷亭運河不淤

三十二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  
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

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  
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  
蕭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  
十餘里趨東北段家口析為六股曰大溜溝  
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  
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礪山堅城集下郭貫樓  
又析五小股為龍溝毋河梁樓溝楊氏溝胡  
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為十一流遂



淤然分多則勢弱勢弱則併淤之機也  
四十四年七月河果大淤全河南遠沛縣戚  
山入秦溝北遠豐縣華山漫入秦溝接大小  
溜溝泛濫入運河至胡陵城口漫散湖坡從  
沙河至二洪八月工部尚書朱衡乃請開都  
御史盛應期原議新河自南陽至留城僉都  
御史臣潘季馴請接濬留城舊河併力挑濬  
八閱月而成

隆慶四年七月黃河決睢寧縣曲頭集王家口  
馬家淺等處運道沙墊一百餘里俱為平陸  
淤重儲船九百餘隻臣季馴築塞諸決河水  
仍歸正道儲船盡出

隆慶年間高家堰大潰淮水東趨決黃浦入淺  
而興鹽高寶諸邑匯為巨浸淮城水困民不  
聊生黃河亦決崔鎮等處而桃清河塞運道  
梗阻者數年萬曆六年臣季馴拜

命總督河漕築高家堰六十餘里歸仁集隄四十餘  
里柳浦灣隄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塞崔



鎮等決一百三十餘處徐睢邳宿桃清兩岸  
 築遙隄共長五萬六千四百三十餘丈馬廠  
 坡隄七百四十餘丈使兩河不得外決築礪  
 山大壩豐縣邵家大壩各一道約水不得北  
 徙築徐沛豐礪縷隄一百四十餘里砌八淺  
 寶應湖石隄共長一千五百七十餘丈建崔  
 鎮徐昇等四減水壩修復淮安新舊閘  
 遷通濟閘于淮安甘羅城南以納淮水故道  
 盡復

河防一覽卷之六

古今稽証

河臣潘季馴輯

主事王元命校訂  
副使曹時聘

運同陳昌言編次

泗州先春亭記

宋臣歐陽脩撰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戾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  
 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  
 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度為  
 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  
 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  
 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



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二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錢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客寄寓皆三代爲政之灋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爲大故余記其大



者詳焉

閱此則知淮漲於泗自古爲然又何咎於高堰也

賈魯河記

元至正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擇成策後

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及是復以一策對脫脫聽其發策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



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  
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  
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  
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  
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塩運使議定乃薦  
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  
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  
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有萬人廬  
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  
小軍民咸稟節度便益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  
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  
十一月水土工畢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  
于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  
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太學士其宣力  
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荅刺罕之號  
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  
勞績玄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  
記河渠溝洫僅載沿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



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  
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  
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  
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  
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  
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  
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  
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  
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理也河身者水雖

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  
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  
河者水放曠則沙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  
治隄一也有剗築修築補築之名有治水隄有  
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舡隄治埽一  
也有岸埽平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  
臺及推卷空制蕤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  
草用木用我周緼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  
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



豁水退則山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  
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衆也此外不能悉  
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  
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  
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里繼自黃陵岡至南  
北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  
有二尺以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  
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  
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

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  
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  
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廣百步  
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  
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十步深  
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  
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  
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  
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



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  
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  
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  
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  
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  
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  
百十有七步其剗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  
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  
樹置椿撥貫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

尺隄前豈龍尾六里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  
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  
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二百步缺  
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埧閉河身  
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葦草稍土相兼修築底  
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二  
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  
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  
厚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



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四里減水河南岸  
 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  
 隄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二十六里  
 百三十八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  
 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  
 百三十步內翔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  
 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  
 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  
 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二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

修入水兩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微  
 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微自近畿其法以  
 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  
 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  
 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為管  
 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縈大縴長三百尺者為管  
 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  
 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  
 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



其上而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  
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  
用大索或五為腰索轉致操管心索順埽臺立  
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概之上以漸絕之下水  
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  
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  
薄先後隨宜修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  
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夜以繼之  
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元下之埽量水

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  
置竹絡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  
滿繫之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  
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  
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  
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  
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  
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薶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  
五七十步之外或鉄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



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三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

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堤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犬堤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二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并翔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



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  
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  
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  
六十步內翔岸上隄東北起新補白亭故隄西  
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  
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  
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  
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特決河勢大南北廣  
四百餘步中流深三文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

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泗澗  
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  
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  
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  
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組絞縛綴為  
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組用舡身繳繞上下令牢  
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礮之水中又以竹組  
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擷上每組或礮二  
舟或二舟使不得下舡腹畧鋪散草蒲貯小石



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於隄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礮後攔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礮前攔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鋼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舡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園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此節道

前埽之有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水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水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



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歩白茅河口至板  
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歩曹州  
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  
里二百歩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  
里二十歩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  
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  
百五十六歩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  
六里三十歩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  
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

六百藁秸蒲蒿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二十三萬  
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芻蓆十有七萬  
二千小石二十艘繩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  
沉大舡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  
十有四竹篦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  
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  
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扶椿鐵叉鐵  
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  
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



及運竹木沉舡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  
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  
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  
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  
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  
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  
柔能押水水積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  
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  
其功之所就如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

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  
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  
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  
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  
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謡  
云石人一隻眼挑動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  
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  
議者徃徃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  
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



於上下因循徂於晏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  
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  
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  
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  
從而起乎故今具錄玄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  
閱此則見魯之治河亦是修復故道黃河自  
此不復北徙蓋天假此人爲我

國家開創運道完固鳳泗

陵風氣豈偶然哉

都御史于湛題名記畧

或謂海運由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  
費省而功倍邱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  
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子顧極  
言河運之利而欲侈諸臣之功示諸久遠何也  
曰海運之法作備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  
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  
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  
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



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之所忍於華人也柰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為家又奚恤哉

此說海運之害最為明悉故錄之

大常卿余毅中全河說

洪惟我

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而復資其利故較之往代為最難然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于是有以決口為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為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無論沮洳難舟田廬咸沼也是索途于冥者也



又有以縷堤爲足恃而疑遙堤之無益者不知  
河挾萬流湍激異甚堤近則逼迫難容堤遠則  
容蓄寬庶以謂縷不如遙是貯斛于孟者也又有  
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  
容二瀆乃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  
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豈能幾  
舊口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于脅者也又  
有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  
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

患而訾堰工是求前于却者也它如絕流而挑  
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洫以灌溉襲虛舊之  
談而憚時宜之窾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廷至于  
釣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有泐  
膠睢三河之說焉不知既治河而又別治漕是  
以財委壑也又有興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  
民賦而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壑也嗟嗟謀室  
于路則三年靡成回車于岐則千里坐失又何  
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爲魚耶然諸爲前議者



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  
理耳蓋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  
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  
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  
公屢膺河寄洞炤委原才諳精誠並稱絕世爰  
偕故右都御史江公決筴上

請事悉具兩河經畧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水力合  
矣寬築堤坊則衡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遙堤固  
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  
淮不東注矣堤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浸矣修  
寶應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  
告竣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  
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  
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  
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艫若履枕  
席轉徙予遺寢緣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  
然顯白矣若謂水馴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  
也則堤址既遙而奔騰可恣是寓分于合矣若



謂胡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  
合而河自深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黃淮  
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  
後海即大闢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  
深是用淮于河矣若謂河決爲天數不可以人  
力彊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既塞之後河即安  
瀾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拘  
膠柱爲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

天儲之懿規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于守矣  
若謂開壩之復行旅稍滯然河渠既奠而行旅  
益通何便如之是含速于滯矣記禮者謂其數  
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事良亦類此是故  
排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淮非難  
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遷氏曰甚哉水之爲利  
害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爲利害也故今日之  
功非當事大臣暨余等諸臣之功皆

聖明之功也蓋知河固難而知知河之人尤難知知  
河之人固難而任知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與



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使非

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繫騏驎之足則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其必敵使非

聖明之寬假便宜而不從中制也其何能功蜚蝗蔽天則農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廢馳驅使非

聖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能功千仞而坡則牧豎陵其阜數呎而峭則樓季不敢踰使非

聖明之嚴懲墮窳而凜莫可干也其何能功空柯無刃則公輸不能以斲虛鷲乏粒則易牙不能以炊使非

聖明之破格折筮而大費不悵也其何能功張鶴以行賞然後人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人罔不奔使非

聖明之綜覈明允而微勞必錄也其何能功昔晉富



平津河橋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  
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此善  
乎部疏有云其本在

明良之相遇其機在賞罰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  
之治河者其尚仰體

君相任人圖治之心俯察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  
踵而行之期于勿壞勿以事既即安而玩愒勿  
以功非已出而更張如周郊之有陳畢終始協  
心如漢法之有蕭曹寧一作頌如此則漕河之

允翁當與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

國家甚盛隆事哉斯豈非

國家甚盛隆事哉余謹不嫌侈大贅筆于簡作左  
契焉

此篇獨悉順治之法故錄之

隆慶六年工部覆止泃河疏

題為河道工完水消懇乞

聖明申飭總理憲臣及時計處經久長策以裨新運



以免後艱事該左給事中維遵題據山東分守  
參政等官劉孝等呈據兗州府知府等官朱泰  
等勘得自馬家橋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起葛墟  
嶺下止一段計水面長三十里該挑口濶三十  
丈底濶七丈除水挑深一丈八尺與馬家橋河  
底相平且本河水來自薛河上下及東山一帶  
山水五六月水發之時勢甚漲漫縱築土堤不  
免衝決工程最難葛墟嶺頂起至曹兒莊天齊  
廟止一段計長二十里該挑深六丈一尺五丈

一三尺不等方與馬家橋河底相平岸既高峻  
若非斜坡恐致傾墜凡鑿深一尺必須兩岸各  
開二尺斜作土磴以便人夫上下連底占河身  
七丈共該挑口濶三十一丈隨經委官部領人  
夫七百二十名於嶺頂開鑿一工自隆慶五年  
十月十八日興工長十丈闊雖八丈除兩頭斜  
坡實止濶三丈五尺四丈不等至十一月十七  
日止計二十九日用過人夫二萬八百八十工  
工食銀六百兩僅挑前工上有黑土四尺下多



砂石二三尺不等層靠又係疆土以下紅砂石層層厚一二尺不等鋤鑿難施俱用鐵鍬石木等錘開鑿深淺不等深處二丈五六尺淺處二丈二三尺以下砂礪石愈加堅硬內有東西兩工泉水湧沸急流有聲耳水之工更多前項工程以下再挑二倍方與水平相等較之先做一分尤爲加倍一則高下出土之難二則晝夜徹水之苦實難開鑿自十二日至十六日止計五日耳水方纔見底及至動手天又將晚經遇

一夜水積尺餘無計可施自嶺頂東南至天齊廟沿路又挑四工長濶各一丈掘至二三尺下俱是疆石泉水湧出隨徹隨盈十夫做工十夫徹水尚不能勝再掘尺餘疆石愈大泉水愈多據此二十里岡嶺若強欲開鑿其貲費不可以數筭也又嶺下西路自利國驛起由郝家莊中心溝至曹兒莊止計一段長三十八里地勢雖少卑窪但郝家莊後一帶兩邊近山掘試俱係連根青石尤難開鑿無容更議曹兒莊起由大



房嶺至棗兒莊小房嶺止一段計長一十八里  
原無河形該挑深三丈八九尺不等口濶三十  
丈在于天齊廟前挑試一工長濶一丈挑至二  
尺以下即有礮石大者如升斗小者如鷄卵層  
層堅硬不能用鋤惟鑿可施一鑿不能竟寸石  
內泉水湧出終日撒打難盡夫役開鑿愈甚艱  
難大房嶺前微有窪水棗兒莊見有小溪濶一  
二丈水深六七寸不等中間挑試四工礮石泉  
水難鑿同前又據鄉民郭相等同稱伏秋天雨

山水泛漲平地成湖冬春露地始見河形小房  
嶺起至萬家莊彭河頓家莊止一段計長一十  
八里見有河形口濶四五丈深一二尺尚該挑  
深二丈二三尺不等濶一十二丈不等自萬家  
莊挑試一工長濶一丈掘至二尺下俱是礮石  
用鑿開掘僅入半寸兼之泉水湧發徹取不及  
掘石水中極為費力彭河口以下挑試二十工  
二三尺之下掘石徹水工力艱苦較前尤甚頓  
家莊起至侯家灣止一段計長二十五里河濶



七丈水深二尺六七寸不等該挑深二丈八九尺不等在於頓家莊以下挑試七工窆至二三尺俱是砂礮石鑿不能入俱難用工等因該各道先後叅勘得湖嶺浩廣計開鑿之功何止於十年水石堅深筭用工之夫終疲乎三省工費不貲竟難就緒等因又據徐州兵備等官副使馮敏功等呈據淮安府知府等官陳文燭等勘得山東地方侯家灣起至岔河口止一段計長四里零六十丈水深一二尺不等內二里一百四十丈石露水面一里零一百丈有浮沙下俱平底大石隨委官於隆慶五年十月十九日領夫一千名在於彼處興工河底有石走砂引水難以用工先開月河一道改水流行隨於原河有石處丈量一段長十三丈濶十丈打壩斷流分為六工每官各做長二丈二尺濶十丈各將工內撼動大小浮石盡行扛擡兩岸河底俱係過河青板大石又取石匠四十五名各用鐵鑿油打鑿數日僅及寸工至十一月十三日



止計一十四日共用過夫匠二萬五千八十二  
銀六日九十七兩時日既久工力徒施委難開  
鑿又掘得岔河口起至楊家林止一段計長一  
里零七十四丈有露面大石數處自楊家林起  
至李家道口止一段計長七十九丈錐探砂石  
相兼李家道口起至良城橋止一段計長一百  
七十六丈徧河俱係露面大石於橋東岸挑試  
一工長濶各一丈深八尺下係大石又於橋西  
岸挑試一工長濶各一丈深九尺下亦係大石

良城橋起至馬蹄灣溝口止一段計長一里零  
一百一十丈挑試一工長四丈深濶一丈底有  
走砂難以深入溝口起至水靜溝止一段計長  
一里零三十八丈內有截河大石寬廣深厚餘  
俱砂礮於截石兩旁挑試二工土下二尺俱見  
大石又共挑試一工長十五丈闊二丈深一丈  
錐探底有大石水靜溝至泐口橋止一段計長  
九里零五十八丈俱係泥土挑試一工長四丈  
闊二丈深一丈底有走砂隨挑隨陷再若加深



岸必傾覆且據鄉民胡覲等稟稱每年夏秋各山水勢驟發高至數丈居民房屋常被衝蕩且兩岸地勢高阜既不可張水門又不可開水櫃諸水會集難以防禦傷船之害勢所不免實難開鑿又自泖口橋起至譚家園止一段計長三里零九十丈河形見闊一十四丈水深七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四尺自譚家園起至王史舖止一段計長十二里河形見闊十四丈水深四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四尺王史舖起至瓦子

埠止一段計長十里河形見濶十二丈水深五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三尺瓦子埠起至齊家莊止一段計長二十里河形見闊十四丈水深四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二尺以上河身土砂相兼雖可挑濬但譚家園下有管河一道內多滾沙每遇山水泛漲乘水攙至易於淤塞又有成字河一道夏秋奔流易於衝射終為河患又齊家莊起穿蛤鰻土巨連汪等湖至杲家口止一段長六十五里湖心原係積水舊汪其餘皆



係滄浸民地水深五六尺不等較測水平比之  
上源河底尚高一丈三四尺北有蒙陰管河洶  
口成子河諸水瀾漫浩蕩非築隄不可成漕灘  
窪不平非挑濬不能通運然挑河於巨浸必不  
能固須下椿捲埽且取土於數里之外况沂河  
之水每遇陡發衝射甚猛今欲築隄橫截恐亦  
難捍又杲家口起至直河口止計長二十一里  
零四十五丈中間周湖柳湖水勢相聯渺無涯  
岸然深處止四五尺比之上源河底上高一丈  
二三尺必須更加挑深方可通運今湖坡之內  
蕩然一壑水將安徹又須多用椿草高築隄防  
今四面皆水無從取土雖議用小船裝載亦覺  
道路艱遠難計工程况洶河出直河口復歸黃  
河則平昔險濶處所未盡避或遇黃河暴發  
則直河出口之際難保不淤是又不能無慮也  
等因該各道先後叅看得前項工程築鑿之費  
既已不貲而衝溺之虞有難預料雖耗公家之  
巨蓄難收運道之全功等因通呈到臣臣與催



運御史張憲翔勘議得微山赤山呂孟等湖各  
官同稱水中難以築隄臣獨為勢不甚難使鑿  
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則其堤  
尚可築也但其工不得施於葛墟嶺未開之先  
泃口鎮至齊家庄一帶見有河形水亦可舟工  
夫省力莫此為最蛤鰻周柳等湖雖匯水汪洋  
倘濬導下流瀦水亦能漸去使無葛墟嶺侯家  
灣良城山假以年歲不惜貲費濬河築堤以通  
漕艘雖不能盡脫宿遷以下黃河之害將不可

避徐呂二洪之險哉無柰葛墟嶺高出河底六  
丈有餘開鑿至二丈以下未及其半下即有礮  
石水泉湧出有聲侯家灣良城等處雖有河形  
流水水底俱有過河板石兩岸又多露石參差  
石在水中既不能火煨又不得錐鑿其勢必不  
可成功縱成功亦不可通漕昔先漢時人有上  
書欲通哀斜道及漕事為抵蜀從故道多阪回  
遠君穿裛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裛水通沔斜  
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時張卬拜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衰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至今論者不韙侯家灣良城一帶伏石根盤不斷脉串二洪縱令形河再深丈餘亦水湍石也葛墟嶺設使可開舟運於六丈之下人牽於六丈之上勢豈可漕耶且葛墟嶺緊防南北通衢去徐州洪僅七十里前人鑿洪之時諒必經歷此嶺諦較難易豈肯舍此易開之嶺而苦鑿難開之洪哉故諺有之曰寧鑿二洪不開一嶺此言雖俚可稽實難又恐蛤鰻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工貨無窮然葛墟嶺侯家灣良城一帶上源山石既不能開鑿湖中築堤豈能通運况運道借用黃河已經百數十餘年見今後安故道時加修防可保無虞漕規一加整頓運船亦自蚤能如期過洪入關其機甚易又何必過費苦役以復開泃河哉再惟該部請開泃口河渠者思遠避河洪固為保運之謀也臣愚

請止開泃口河渠者恐枉費財力功緒難成不敢取



誤

國之罪也但該部得於所聞臣愚本於所見又兼嘗歷試尤為的確伏乞

陛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有據覆議題

請行令河漕官益修已安之運道大振久壞之漕規預止無益之工程愛惜有限之財力庶

國計人情永為便利等因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憲翔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加口之議起

於都御史翁大立蓋當黃河衝決之時漕運阻

塞之後博采羣議開陳此策一時人情洶洶咸

謂舊河難恃本部亦見頻年治河所費不貲而

阻溺之患歲不能免既經都御史翁大立題有

前議相應及時查勘續為題

請荷蒙

皇上軫念

國儲

特差臺臣勘議復因科臣查勘功次再加叮嚀無非

三



多方講求欲爲

國家建長久之策今該科道諸臣奉

命查勘躬親探謂泃口必不可開具題前來所見必  
真但事關軍國大計不厭詳細即今本部尚  
書朱衡奉

命經理河工見在地方合候

命下移咨本部尚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萬  
恭虛心再加查勘務求的實果如科道諸臣所  
言難以開掘別無遺議徑自具題施行

萬曆二年工部覆止泃河疏

題爲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泃河以圖永利事  
該工科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據山東叅  
政馮敏功等呈稱行委兗州府同知等官樊克  
宅等會勘得自泉河口水面至性義嶺頂從低  
至高二丈四尺五寸又加挑下河身一丈共挑  
嶺頂深三丈五尺爲止其嶺頂督夫試挑稍下  
即有砂礪俱用銚鑿鋤斫隨即碎起泉水湧浸  
又侯家灣水面巨石參差難以施工隨向陡溝



卷六  
三十一  
至岔河口迴避處所下有伏石未能逆料自性  
義河至岔河口共低四丈四尺總計泉河口挖  
泥作隄之工十里琴溝以下開河全挑之工二  
十三里七十丈性義嶺掘嶺之工十一里七十  
丈嶺西開河全挑之工四里巨梁橋東因河挑  
挖之工三十一里彭河以下隨河刷濬之工三  
十一里臺兒庄以下迴避至岔河口全挑之工  
十三里合用人夫并攔湖截水防潦築隄建閘  
建壩工料通共用銀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一百

八十二兩一錢又據南直隸委官淮安府通判  
蔡玠等會同探測估算大約自性義嶺至陵城  
湖上高於下自陵城至大河口下高於上合計  
窪地夾隄爲河者該一百九十二里五十丈平  
地挑土成河者該三十七里零一百二十丈因  
舊河身而拓開成河者該九十八里其良城以  
至馬蹄灣石隱水底今放乾河水則河底板石  
露出計長五百五十丈共計河面闊二十丈底  
闊七丈估議石匠五百人夫三千名期以二年



鑿深然皆非人所嘗試之工臨期果否報完亦  
難逆料此外所可慮者則有大河口倒灌之淤  
山水暴漲之患今自大河口探測水平浪石以  
裏頗爲洼下見今黃水灌入從此旁流溝渠分  
洩入海山水自河口而下至邳徐桃源率由東  
北以趨黃河今開河欲遠黃流悉在諸湖之北  
誠恐開河之後山水勢必奔湖計非橫過運道  
無路以達建閘修隄築壩防禦之策所不容廢  
也總計挑河築隄建閘壩通共用銀二百六十  
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六錢一分等因到道  
該各道會勘與前相同總計工料共用銀三百  
九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兩零如果黃河必不可  
用故道必不可復

國家運道別無他路可通則泲河雖有崎嶇之險  
勞費之大亦萬不得已而當竭力以圖之矣但  
今日之計既欲修治黃河以紓目前之急則力  
有所分勢難並舉其施爲緩急之序非各道所  
敢擅擬也等因到臣該臣與工部郎中張純會



同河道都御史傅希摯僉運御史劉光國親自復勘得地勢水源開築難易大畧與該道所呈無異諸所稱難亦人力可爲非終不可成之事使此河果有利無害或利多害少可以一勞而永逸則當斷以不疑毅然舉行穿山鑿石夾湖改水築隄建閘百凡艱難皆所不辭財用人力亦不足惜但臣等反覆思惟作事當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爲謀貴審之於始而慮其所終我國家資河以爲漕治河即所以治漕也使河水安

流漕亦永利又何必別爲漕計今惟黃河日漸淤墊奔潰遷徙勢所不免兼之二洪爲險茶城多阻皆自來爲漕患者傅希摯目擊其艱焦勞爲計因節年未定之議爲通漕善後之策意以此河一開則清河以北夏鎮以南一帶六百餘里黃河可遠二洪茶城可避漕可恃以無恐策無便於此者若不論漕之大勢而止論一節不遍履地里始末而止據人言鮮不以爲萬全之計也孰知今所慮者慮河之決也萬一南決淮



揚則南無漕矣北決豐沛則北無漕矣南北有  
一於此中間泃河一段將安用之不可一日無  
漕則不可一日不治河也河乃漕之大勢治河  
可以兼漕泃特漕之一節開泃亦須治河是治  
河爲急開泃爲緩理勢之的然可見者也臣等  
詢之河臣及瀕河居民僉謂自直河至清河三  
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若於此段別創一河則  
逼近黃河其患易侵即使高厚其隄亦難保其  
不衝與其創新河而倍加隄防之費孰若仍舊

河而獲不勞之逸是此三百餘里者似無賴於  
泃當仍舊貫不惟省無益之作而落馬等湖黃  
水之灌與大河口倒流之淤皆不得爲我害矣  
惟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誠恐河衝蕭  
礪則涸二洪衝睢寧則淤邳河不得已而開性  
義嶺以通泃河又必使良城石不爲險豐沛水  
不能衝則泃河二百里斯爲全利藉此二百里  
之利以避二洪邳河之害方爲得計此先年河  
臣建議止欲於直河出口者蓋有見於此耳今



仍議開至直河出口如該道所估可費一百五十余萬金與其通開五百里之遠利少而害多孰若止開二百里之近省費而有利之爲愈也臣等竊以爲直河而下斷在可已直河而上猶所當講者也特開鑿良城工力難以逆料改口直河尚恐有似茶城此又所當慎重而不可輕率者若遽請

內帑輒興大工恐有後艱咎將誰執合無先用在官徭夫動支河道官銀用資犒賞先鑿良城石工以開難竟之工程預修豐沛隄防以杜黃水之東注俟二工俱有次第然後照依後開條款議興前工則始無輕舉而終可底績誠爲思患預防一策也等因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工科等衙門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稱會勘泃河事宜自泉河口起至大河口止五百三十餘里內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無賴于泃斷在可已惟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



里猶所當爲約費一百五十餘萬金特開鑿良  
城工力難以逆料豐沛河決猶慮灌入要先鑿  
良城石工預修豐沛隄防然後議興前工各一  
節爲照治河無上策惟避之似爲得策然亦在  
視爲患之淺深權利害之輕重而已事當改作  
者固不可憚惜勞費計在久遠者尤不可苟延  
目前徐邳以下河身淤澱日高二洪水流無聲  
都御史傅希摯慮恐如近年邳河之變則咽喉  
梗塞故議開泇河以備不虞其爲計至深遠也

今據都給事中侯于趙御史劉光國等勘稱自  
直河以下三百餘里斷在可已無容再議外惟  
自徐呂直河口上下二百餘里可開以避二洪  
邳河之害會計工程難易并合用人夫錢糧俱  
有成數及查原委各道府縣等官原議大約以  
正河有目前之患泇河非數年不成故以治河  
爲急開泇爲緩臣等再三思惟目今正河尚可  
支持若不早設預備之策是猶作舍道傍終無  
可成之日患至而憂無救于患所據二河工當



並舉自不相妨再查傅希摯原勘良城伏石七十五丈馬蹄灣不滿五丈共僅八十丈今科道諸臣勘得良城至馬蹄灣舊因石隱水底露出不多今放乾河水起去河面浮土萍草則河底板石露出總計有石之地長五百五十丈比原勘多四百七十丈所以議先鑿良城難克之功然後次第興工無非慎於謀始功出萬全之意相應通行議處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河道總督史傅希摯一面督率管河

副使郎中主事等官加意正河時常巡視某處縷隄卑薄當加修築某處河身窄狹當築遙隄此外別有長策虛心講求合用錢糧俱於河道原額徐州洪儀真閘船稅等銀從宜動支務堪保障一面另委能幹官員儘用在官徑夫河道官銀將良城伏石設法開鑿果見無甚艱阻即將前工照依後開條款次第興舉庶謀於其始而審則終可無悔計其所利者多則為無不成非徒漕道永賴而錢糧亦不致妄費矣



此二疏洳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錄之

隆慶五年工科題止膠河疏

題為清河淤塞糧運艱阻乞開濬新河以便儲運  
以圖久安事據萊州府知府楊起元揭稱會同  
濟南等府同知等官牛若愚等親詣膠州麻灣  
等處南自龍家屯北至海倉一帶勘得龍家屯  
四里三十步水淺不過四五寸每日潮至不能  
打壩斷水難施挑濬之工店口三里有大沽河  
橫衝帶沙淤塞河雖挑深一遇沙淤前功盡棄

韓家口六里二百四十步俱岡勾沙石此處苦  
難徹水不便挑濬又准青州府推官張集勘得  
趙家口起至杜家口止長十餘里水深一二尺  
河底俱係岡勾石且有大者若欲深鑿極為費  
力自杜家口至吳家閘三里餘係小沽河口橫  
衝細沙恐難填治吳家閘至譚家西南新口止  
共七里俱有淤沙岡石其沙皆係白河水帶來  
譚家西口至分水嶺共九里白河全無接濟旱  
則先乾澇則衝決又准萊州府推官岳凌霜勘



得窩舖分水嶺至楚家口十里中多流沙楚家  
口至集臺灣五里有餘北岸現河口夏秋雨多  
即有大水帶沙入河冬春乾涸董家莊至陶家  
莊四里餘內有岡石一遇秋雨泊水湧入無雨  
則乾又據掖縣知縣趙欽湯勘得周家莊至秦  
家圈泊水衝開溝口數道值雨則泛漲無雨即  
乾涸並無泉源引導河底俱有沙石又據高密  
縣知縣李尚賓勘得謝家口至玉皇廟約一十  
一里至于閘內沙石相半挑濬工費比之他處

頗大自謝家口起至楊家圈止河岸水勢似有  
端緒說者謂新河可開或觸目于此耳又據黃  
縣知縣王中達勘得楊家圈至新河閘面比之  
南邊一帶雖漸稍寬欲西引濰河但勢已近海  
引之無益况濰河地勢返下難以引入昌邑又  
居濰河下隰所當詳議又據滋陽縣知縣王琬  
勘得新河閘至海倉流沙壅蒲難以行舟挑濬  
工程頗大新河閘係東省通衢凡經過見者起  
問此新河議開之端由于此耳又准青州府同



知程道東等量得濰河韓信壩口河中到於東岸高三丈四尺若濬溝徹水必幾四丈迤東間有高阜處所將不止於四丈矣濰水難引委爲的確又准浙江嚴州府同知李學禮等帶同監生崔旦勘得分水嶺挑濬二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即是糜沙挑之九尺六寸隨即坍去四尺緣糜沙力軟不能承載易於崩塌又據青州府同知程道東南陽府同知李元芳等隨同監生崔旦募夫到心分水嶺口迤東南老地周圍

開鑿三丈有餘上層至岸堅土四尺中層岡石五尺仍將岡石以下加挑四尺有餘俱是鬆軟糜沙旋挑旋墮工役難施等因到職該職勘得引水接濟雖東有大沽河西有濰河二水稍大亦係有源但一則南入麻灣口難以挽而西一則西隔百有餘里難以引而東若欲兩海通貫必深以六七丈使得兩平寬一十餘丈始免崩岸然經費非百餘萬程限非五六年不能成也其功可輕言耶等因到臣看得所呈中間恐有



承委各官踏勘不的規調虛文章率了事面同背異意見糜憐遽難輕信又經案行守巡海右道叅政劉孝副使潘允端親詣覆勘大率謂隣河無可導之泉建閘無可蓄之水欲深鑿河身使海水南北貫通但分水嶺等處較之海面積高六丈委難開濬不敢附合以干欺隱等因到臣臣會同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梁夢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覆勘得分水嶺係新河命脉舊名王乾壩昔年王副使欲開河先於此

相視因惡王字與姓同乾壩乃無水識遂易爲分水嶺至今土民猶呼王乾壩其實河岸俱有八九尺河身沙泥淤積較兩頭差高非岡嶺之嶺也募工鑿驗三尺以下皆岡石小塊無有頑石至一丈則皆流沙旋挑旋潰用力頗艱此處止有白河一道二三寸細水流入新河一股往西北一股往東南僅寬一步已經各官踏勘水源本來微細然新河之開須是借水以濟今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雖接新河即今乾



澗低處稍有積水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僅  
得一線沾河停蓄之水有三五七尺亦多行潦  
漬積查其源頭亦細况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以  
達分水嶺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湧水溢俱從  
此河衝入新河流沙淤積爲河大害前人云欲  
開新河當先治沾河不然未受水利先受水害  
况敢引之而入乎縱使諸水可引不論地勢不  
慮沙患然亦不過數寸之水安能充足二百里  
全河之用執此以論諸河之不足資審矣今人  
皆云新河易開者止見沿河一帶卑窪處積水  
有一尺二尺三尺者高淺處有二寸三寸四五  
寸者若將高淺處挖下則水自通深不知卑窪  
水積者以下流高淺壅滯故停蓄耳若將高淺  
處濬深則蓄水流行流則無源必竭安能積聚  
執此以論蓄水之不足恃的矣又因登萊二郡  
士民往返新河閘上見河形稍寬海水潮入一  
二尺遂謂全河皆然不知迤南十里餘河之寬  
狹水之淺深迥不同矣有獻引濰河之策者濰



河在高密縣之西離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  
高嶺五層難於挑引及量濰河東岸三丈四尺  
方與石平石高九尺方與水平即石岸甚高已  
難挑濬况道里甚遠高嶺甚多誠如各官所稱  
雖竭盡財力終難濟事執此以論濰河之不可  
引明矣夫新河之開必借濟於旁支之水水既  
無可借河決不可開此有目者所共睹即執拘  
如崔且輩視之亦俛首嘆息而已且崔且昔年  
所刊海運編請以一丸泥破之東塞沽河西塞

濰河今因無水又獻策東引沽河西引濰河及  
委踏勘濰河則又具呈回稱委實難引夫以一  
人之言而前後牴牾懸絕如此以一人之見而  
旬日之間悖謬如此則新河之說皆游談而鮮  
定論益彰彰著矣臣又籌之新河無水以濟無  
泉可引固矣然南北兩頭海水相接中間三百  
里河身又與海相通旁水固無可引海水獨不  
可達乎若將河身深濬廣開較海面更深數尺  
俾海水灌入停蓄亦可牽引舟楫縱工力繁難



財費浩大，其估計的確，開說明白，以曉示後人。其結後議復，委各官帶領打水平匠，役沿河計筭丈尺，以憑估計。據各官所稱：南自陳村，開以至分水嶺，積高二丈九尺八寸；北自周家莊，以至分水嶺，積高三丈九尺八寸。復委同知李學禮等并監生崔日募工鑿試，闊四丈長十丈，深三丈五尺。隨據學禮等囊沙回稱：挑濬一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即見糜沙，挑至九尺六寸，隨即塌去四尺。此河絕無能為矣。蓋糜沙力軟，不能承載，崩潰甚速，流淤一不常，滲漏亦易故耳。是新河以上視之，水源不足，既無盈尺活泉，可以引濟，則全河之血脉已澁。以下驗之，糜沙不堅，又易坍塌，乾漏難以持久，則全河之軀腹已虧。茲二者皆修河大忌也。縱費帑金百萬，開之何裨於用？縱引海水數尺蓄之，胡可以保則元史食貨志所載勞費而無成。

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主副使以後屢行奏勘，而未興厥工者，始得其真矣。再考元益都田



賦總管子欽山水纂文云至元初萊人姚演建  
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  
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余嘗  
乘傳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為海沙所壅又水潦  
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即此則彼時已議其  
非矣何今人之不審耶

萬曆四年工部覆止膠河疏

題為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永禪

國計事本部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

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各掌印官尚書張瀚等看  
得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棫題稱南海口地方有  
積沙橫絕中流已從古路溝另開十一里許以  
避此沙又議於新舊河水之交橫建一閘俾浮  
沙不入北海口一帶築隄五百餘丈以約水噴  
沙分水嶺一帶試開一處深至三丈以上運水  
甚難因而停工自王家邱至船路溝另開七里  
為一便路此處白河一道適當分水嶺之衝議  
建閘壩以遏之仍引水為用及造船之式欲以



侍郎王宗沐海船爲準而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納水三四尺河海並行永永無患要動用原奏留銀三十萬其餘銀兩另行細估補發巡撫李世達題稱試過三工俱已的無可行潮水引泉俱不可恃乞將二臣回部管事巡按商爲正題稱淖沙爲梗海水難通及又揭稱淖沙難去丈尺難擔工程難計沙石難去潮水不足恃引河不足濟海運難行乞

命二臣回京河工即爲停止各一節議照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枋建議新河要捨故河而尋便道在于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爲王蓋兩海相貫則河渠充滿海舟直達於河由河復入于海往來無滯誠爲得策隨該二臣改議黃阜嶺又改船路溝今却於分水嶺開試勘稱河形太高而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乘潮導河障沙造舟等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潮南自麻灣以抵朱舖凡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口一百八十里皆可通潮巡撫李世達却謂南



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  
圈距海口六十里間或至朱舖亭口者蓋一年  
之內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則然不可以爲常  
也且潮水倏焉而長倏焉而落落則未免守候  
耽延踰時况潮之所及爲有限乎潮不足恃明  
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地  
爲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脉  
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啓閉  
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白河  
流沙爲害議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流  
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壩上則沙必與水俱  
入而謂內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足  
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淖沙至謂爲淺沙  
客沙亦能爲害全河長亘二百七十里內沙洲  
頗多自王家邱至船路溝七里雖爲便路其下  
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沙  
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  
而出雖上沙中半土可蕩盡而沙則下沉日積



日多愈挑愈有固非祛除所能絕亦非隄閘所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膠雖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能勝也剥淺易舟建倉等議必將復起尚書劉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覩竊恐所謂利者未必利而害將不止于什一矣

國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裨漕計亦奚以導河為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衆而希冀不可必成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之祊意也且尚書劉應節原奉

明旨會同徐棡等并該省撫按官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今撫按官李世達商為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而執論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為而可成成而可恃者詢謀原未僉同事體委多窒礙相應停罷以省勞費

此疏膠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錄之

修鑿徐州中洪記畧

四明陳穆



鑿洪匪以徼功不得已也嘉靖庚子冬河決  
亳州明年辛丑徐州雲集橋流塞於是百步  
洪漸淺舟楫上下悉由中洪而裏外貳洪遂  
以湮棄顧茲中洪年久不用疏鑿罔施巉石  
芻羅利於劍戟又其下多大石盤据橫突隱  
見於波濤之間激飛湍而鳴雷霆者無慮數  
拾塊舟壹不戒而杵其上焉磨曳斯湏輒敝  
壞而不救蹇余不佞叨職茲洪目擊厥危每  
爲嗟悼思有以鑿去之而未暇也適是歲冬

河凍夫閑可以興役迺召夫總甲劉福等諭  
意衆咸樂從今年正月癸未即毅然舉事募  
匠糾夫擊牲醑酒躬親勸督萬夫子來晝夜  
誥誥並手偕作諸凡門限中方等石刻削殆  
盡費銀凡四百兩是則請于萬安郭公守衡  
而動支本洪歲辦草束折色不絲粟于於民  
焉修鑿告成險阻以去洪流深緩牽路砥平  
壹時軍民商賈翕然稱便鐫石而載之言聊  
以志歲月云爾嘉靖壬寅秋九月記



疏鑿呂梁洪記畧

國子監祭酒華亭徐階撰

我

國家漕東南之粟貯之京庾爲石至四百萬其道涉江亂淮遡貳洪而北又沿衛以入白然後達於京師爲里參千而遙而莫險於貳洪貳洪之石其悍且利如劍戟之相向虎豹象獅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蚓蟠舟不戒輒敗而莫甚於呂梁更或議鑿之其旁之人曰是鬼神之所護也則逡巡而不敢嘉靖甲辰都水主

事陳君往蒞洪事惻然言曰古之君子苟利於民則捐其身爲之矧里巷之浮言其不足聽蓋審而以罷吾所當爲是厚自爲而爲民薄也遂以貳月貳拾陸日率其徒鑿焉衆亦聞君言以爲仁也咸忭以奮閱叁日怪石盡去舟之行者如出坦途於是洪之士民來請余記治君爲諸生余幸識之常與言萬物壹體之學君欣然受焉不意其果能行之也余故因君推本而記之石君名洪範字錫卿辛



丑進士淵之仁和人

今將洪內鑿平獐石丈尺數目列于碑陰

第壹處飲牛石在洪上口北岸納水去處長柒丈叁尺濶柒尺高叁尺陸寸突出洪中最碍洪口凡下水船隻少失迴避必然粉碎今鑿去石伍百壹拾貳塊

第貳處瀨蝦墓石其狀甚惡船隻難避原長伍丈濶壹丈伍尺高伍尺叁寸打去石肆百叁拾貳塊

第叁處壠子石如覆釜狀逆流碍舟長肆丈玖尺濶壹丈柒尺高叁尺壹寸打去石叁百貳拾五塊

第肆處放箍頭石長肆丈捌尺濶壹丈肆尺高叁尺肆寸上水船到此船纜必須先放箍頭方不相碍少遲多致重損打去石貳百捌拾柒塊

第伍處飛簷石叁處如屋簷飛出之狀共長伍丈捌尺濶柒尺厚叁尺下水遇有微風船刮



其上必然粉碎今已盡行鑿平去石叁百壹拾貳塊

第陸處門檻石在洪咽口西崖激水急溜上水至此稍有不慎船即撞激衝淌今南北口各打去石貳尺即今放船如履坦道

第柒處楊家林上首獐石共長柒丈柒尺濶貳丈高伍尺叁寸當洪灣曲廻溜之處下水船隻但遇猛風掃灣傷船實多今打去石貳百伍拾壹塊

第捌處楊家林下首獐石共長伍丈叁尺濶貳丈貳尺高肆尺叁寸今打去石貳百壹拾伍塊今已悉平

第玖處打舵石在洪中心碍洪傷舵常被撞沉今已打去圍圓仞餘大石叁處

第拾處暖泉石叁處在洪東岸轉灣之處破舟避難共長叁丈貳尺圍圓高伍柒尺不等今已打去石伍拾叁塊

第拾壹處磨盤石貳處在洪中心致水旋轉名



曰磨盤船若至此夫力少有不加必致沉溺  
今已盡行打訖

第拾貳處螃螬窩石叁百餘塊如羣螬聚窩之  
狀每塊圍圓數尺高肆伍尺不等星分羅布  
當洪之中為害特甚今分工打去大石玖百  
叁拾玖塊

第拾叁處滑皮石肆處在洪心每處約長捌玖  
尺濶陸柒尺高肆伍尺不等上下船隻挽簞  
傷人溺水今打去石肆拾捌塊

第拾肆處小轂輪石獍利長叁丈濶壹丈高叁  
尺今已打去

第拾伍處大轂輪石在洪心東岸迴溜之中下  
水船隻忽時遇風刮撞無不沉沒石長伍丈  
濶壹丈陸尺高伍尺今打去大小轂輪貳處  
石共玖百捌拾叁塊

第拾陸處紅石頭當洪之中石極堅峻圍圓柒  
尺厚叁尺柒寸壹遇水漫船戶迴避不及擦  
損沉溺無日無之打去石伍拾柒塊



第拾柒處唇魚石峻峙參差爲害匪細長伍丈  
叁尺濶貳丈高肆尺貳寸盡行打訖

第拾捌處溜溝石在洪中長叁丈陸尺濶柒尺  
陸寸高叁尺伍寸此貳石水乘石溜船若少  
不存意難保衝激之患今打去石玖拾叁塊

第拾玖處牛角稍石在洪中迤南長叁丈貳尺  
濶捌尺高叁尺捌寸下水稍有不慎每每撞  
溺今打去石捌拾伍塊

第貳拾處黃石頭在大洪下口緊要兜水之石

仍留未鑿

第貳拾壹處夜叉石取其聳峙水中之狀圍圓  
約有貳畝尖高柒尺水落則突出洪中水漲  
則滄漫爲忒石勢險惡橫絕迴避處所少有  
不謹日見破舟土人悲號痛楚慘不可言打  
去石尖肆尺其害悉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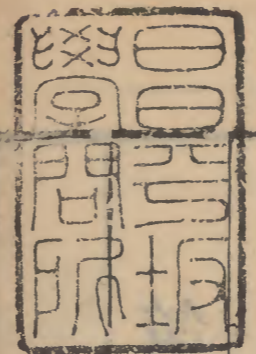
第貳拾貳處等船石叁處以其水勢瀾漫之日  
舟必衝激至此沉沒有似等船之意故以名  
也共長伍丈濶柒尺陸寸高伍尺叁寸水勢



泛漲漫漭船遇風抗或迴避不及船貨無踪  
今打去石峯叁尺俱已悉平 陳洪範記

又查得

大明會典亦載其畧人弗之考耳



文化藝術



